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趨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趨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通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

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

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擇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含有差品賢者可擇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已無為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其實處隨其者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者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真偽也

微排其所言而擇反之以求其實得其指

闔而擇之以求其利

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及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闔而示之或闔而閉而示之者同其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闔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凡有所言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

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擇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迫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為得也

擇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而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偽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為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

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為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為謀慮更

求其反也

故捍者或捍而出之或捍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捍闔者天地之道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捍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闔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闔皆捍闔之道也縱橫

謂廢起也萬物或闔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及覆及忤必由此矣

言捍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

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捍闔

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捍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

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

之於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為心用

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入也

故闔之捍闔制之以出入捍之者閉也言也

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闔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捍

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

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闔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

意喜欲為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

刑戮誅罰為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

宜知其然

捍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

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

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

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言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

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為小無內為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乘曰去志同日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捫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闔而生也

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闔然後生

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

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及以難之故因難以受恩必

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无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

言大化聖人稽象捨已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能舉无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偽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大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

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无形求有聲理在玄微故无形也无言則不彰故以无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

其張且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无由

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

言無比如此則為之變常易網更有以勇  
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  
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  
也

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已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青東  
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  
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  
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  
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攝  
動之以盡其情感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玄覽故能  
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夫會鬼神

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

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今

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驗欲高反下欲取反

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

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驗欲彼高大

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

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

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

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

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彼發端或因彼發端其

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真偽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

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為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為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

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

也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

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

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弄之引矢

闢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弄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先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外進或默退或駘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樞末續顛圓整方柄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己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捷者持之令固也吉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不離而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分遠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之臣名為臣實為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實為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

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

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蚨母螻蛄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

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

不能止之今內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

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

度情為謀若不持而不捨故曰捷者捷所

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也

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駭故曰中來事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還聞聲而相思

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還

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避不得其情而

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陳

軫遊秦所以見非避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

得其情則鴻過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

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

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據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

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浪說損益議去論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說然後

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

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摩末事見疑訣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摩

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

以立功建德也

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

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

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

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

無邦域中曠主兼味者可行其事侮己者

由是而與故曰捷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  
者之說如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  
釣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既迎而御  
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  
化雖傍者莫知其所為如是而退可謂全  
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城第四 抵擊實也城壁障也楛箭  
因隙抵壞因表而擊實之

則雖罪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  
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  
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  
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  
曰反往以驗來

熾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熾始有罅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  
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熾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

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

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

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熾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

達計謀以識細微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

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

機運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微而預防之

也

經起秋毫之未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

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熾抵熾隙為  
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芽孽之時託聖謀而計

起蓋由善抵熾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

熾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熾隙為道

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

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

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

目是謂萌芽熾孽

此謂亂政萌芽為國之熾孽伐射謂相攻

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芽熾孽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

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

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

謂助之為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

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

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

為之隙隙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揅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揅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

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

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下謂抵而

得之束手歸己也

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為

天地守其神祀也

鬼谷子卷上

鬼谷子卷中

飛箝篇五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持箝束今不得脫也

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箝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畧量其材能為遠作聲譽者所

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

以此徵來若無昭尊隗即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

○ 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

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

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 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

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則賢不肖可

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

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

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

直如此則微之亦可求之亦可求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

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

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

即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

鉤箝

○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揅而同之或合而異之

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微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

命微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

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

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



材術短者警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為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為重

累也為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警毀之

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既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

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鈞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鈞其

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禍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禍而箝持之以知其勇

怯也

其事用抵熾

謂此上事用抵熾之術而為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

制地形之廣狹阻險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

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

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

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

利人和合其素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

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

所重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以箝求之

既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最重

者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既知

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

不行哉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

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

之綴也

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於諸侯也量智

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

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

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鎮其動靜

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

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符其情以和之用其

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已

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

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繼而不失以究其辭

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

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

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

已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繼而勿失又令

敷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

北反覆惟在已之箝引無恐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

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居正道不得地然

彼今其不謂後可行其

意即伊已之上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後施之計謀

理乃適合

化轉理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

因彼事情為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放揚聲

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

多所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以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

多少所宜然後為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

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轉變以從

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能仁為貴故無常貴立善為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

善必為之故無不為無稽之言不聽故無

所聽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眾立之推

以為主也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被其

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

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令

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

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

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

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

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

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

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

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

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

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真主而與之合

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

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

王

伊尹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

不疑然後得合於其真主矣

此知天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於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

疑也

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勞心苦思不能原

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

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

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己而必用之於

不我若故知誰不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

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  
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  
權不知隱置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  
曰度於大小詳於衆寡得貨財之有無

少饒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  
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  
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  
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  
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  
知如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  
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

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  
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  
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  
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者甚懼則所惡彰  
故因其彰者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  
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

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  
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更問  
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  
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  
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  
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  
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  
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  
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  
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  
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  
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弘曠玄妙若不兼  
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  
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  
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  
至自非體玄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此  
難為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官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  
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  
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最難  
也

故觀蚰飛蠕動無不利官可以生事莫生  
事者幾之勢也  
蚰飛蠕動微虫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  
之則喜悅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  
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  
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莫生事者必審

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遵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匪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

君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巨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已不同於此計今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窮匪端隱貌

逃情情逃而窮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借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觀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知也

釣者露餌而藏鈞故魚不見鈞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知也

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於心宵禁邪於未萌故以不爭為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玄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於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

名責發揚故曰發也行責成功故曰成也故聖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衆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止費而有廢皆有所以難能任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

為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術時三者

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進說而能令聽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於彼人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也輕論也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辭務便利故所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也真偽既明則符驗自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諂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繼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于智

成言者權而于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以窻非以求勝名故曰反而于勝

先意成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宜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窻非者反也

己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

窻他謂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情意宜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閉閉情意也耳

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聞見姦邪耳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則以順

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繫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繫言紛葩不亂翔翔越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危者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五色為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為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為被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不來說於此者為此淺局無所

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可受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燦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

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

有忌諱也金為堅物衆口能燦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為下起

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官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

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衰氣而不神也

怨者腸絕而無主也

怨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快悒故閉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動而不治也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

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

而人常反之

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

而不免成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可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日因久教之不易故難為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難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

故多變也

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實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

則是非有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之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

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權始於古之所從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權敵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戴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諸同情欲共謀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為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

若乃 理必相疎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故墻壞於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

墻木毀由於隙節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

異故曰斯蓋其分

故變生於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

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

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

有枝條花葉故曰變隙然後生於事業生

事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

說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難險須事

以為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

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

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

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

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

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

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

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

是因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

者因事與慮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

裁之

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

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為強大直若

曲故積曲可以為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

可以為有餘然則以弱為強以曲為直以

不足為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

也

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內實疎者說內以除其內疎

內實相親而外陽疎者說外以除其外疎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

之彼或因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

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

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

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

之因其患也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

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

證之為設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雖有為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

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



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為聚訟莫執其欲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  
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二十二  
身在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疎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強與之將生恨怒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為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制命者言命為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惡人之道陽

外陽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惡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為而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為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為而貴智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善為之將此自為所不可見擇事而為之將此為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顯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顯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

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道理達於此義之則可與言

言謀者晚達道理能於此義達轉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較遠近之義

較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賢之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 決篇第十一

為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力能斷其可否也

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踈遠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

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踈遠矣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固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

欺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

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偽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姦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拒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勵勉也陽為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一無為也陰為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為也君道無為故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拒機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拒機也

四者其所施為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難

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

計其是非於理既可則為之決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犯勤者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則可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奈何安之若命故為之決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焉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為

故先王乃用者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者龜以自決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已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符言山陰有者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 二十七

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若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擇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蓋用此道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濡然而莫之禦輻湊並進不亦宜乎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弘博納山不讓塵故能

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眾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眾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眾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弘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乎哉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弘而勿距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之人沒齒無怨也

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

莫不聞化也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

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

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理人有通塞

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燹燹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之宜

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燹燹天之法星

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

察燹燹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

九竅運為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

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為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

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

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

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長久

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徧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

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捫闔也既不用捫闔之理不見為

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徧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視用天下之耳聽

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

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

隱微之中莫不玄覽既察隱微故為姦之

徒絕邪於心胃故曰莫不聞變更也

有主恭

主於恭者在於聰明大忌

循名而為實安而完

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實相生反相為情

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

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理生於名實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凡肱亂二篇皆亡

或有莊周肱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  
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肱篋乃以聖  
人為大盜之資聖法為桀死之失亂天下  
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歷一代於  
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  
轉凡肱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卷中

鬼谷子卷下

甚三

本經陰符七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  
應於外若舍符契故  
曰陰符由本以  
經未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

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  
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

四者之中故為之長心能舍容故為之舍

道

德能制邪故為之人然養事之宜歸之於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

生包宥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

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

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

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

包容弘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

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

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

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

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

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

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

心能無為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

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

舍則神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

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

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

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傳舍故曰十二

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

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

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體同

於天故曰與天為一也